

史記



浙江圖書館

國立浙江大學
圖書館

浙 江 書 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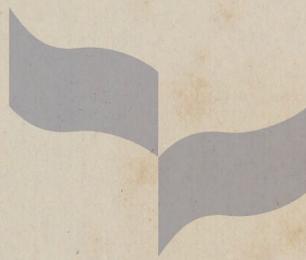
登記號 114447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卷之八十三

索隱曰魯仲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
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絕其鄒陽
不可上同魯仲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平宜抽魯
連同由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為一傳其鄒

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索隱曰

倣儻卓異也○正義曰倣天曆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
狙立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
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
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
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
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臆鳴出城而人惡
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而不肯仕
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

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



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

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兵魏

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

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曰蕩天郎反相州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

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衍名也為梁將故漢有新垣平因平原君謂趙王曰

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為帝已而

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

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

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

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

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

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

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

趙帝秦索隱曰新垣衍欲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

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

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

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

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

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

禮云介紹介而傳命

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卅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

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頌音從容言卅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有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汗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

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賤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為一身眾

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言眾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耻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為一身而

殲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

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

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權使其士虜使

其民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彼即肆然而

為帝過正義曰至過字為絕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志為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

而為政於天下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義曰若趙魏帝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

東海弱死不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

忍為秦百姓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

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
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
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
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
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
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
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
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義曰周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
威之十年也與徐不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正義曰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計
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曰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

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斫公羊傳曰欺三軍者其齊法斫何休曰斫斬也

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正義曰罵列王后也卒為天

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

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

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

畏之也索隱曰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

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

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

曰正義曰快於尚反噫嘻索隱曰上音依意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喜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

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

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

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邪正義曰九侯城在相州益陽縣西南五十里

文王紂之三

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

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

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正義曰相州湯陰縣北九里有羑城

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

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

號夷維子故晏子為萊之夷維人是也正義曰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為姓子者男子

之美號又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

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

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待諸侯辟舍

索隱曰辟舍音避正寢安宗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筥籥索隱曰筥音管藥攝衽枹机

索隱曰机音紀○正義曰衽音而甚反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

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索隱曰謂閉外門不入齊君○正義曰籥即鑰

匙也投鑰匙於地不得入於魯將之薛正義曰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假

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

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

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在殯東將偕其殯棺立西

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

將伏劔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

得事養死則不得賻送

正義曰衣服曰送貨財曰賻皆助生送死之禮

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

索隱

曰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送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

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 令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

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

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

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

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

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嬪處

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

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
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五呂請
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
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
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
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
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
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
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
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

索隱

史記卷三十三
日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正義曰今博州縣也。聊城人或

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

攻聊城

徐廣曰安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

歲餘士卒多死而

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

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

死而滅名

索隱曰怯死猶避死也

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

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

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

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

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

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

南陽

索隱曰即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

魏攻平陸

索隱曰平陸邑名在西界。正義曰

兖州縣也

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

如得濟北之利大

索隱曰即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

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也

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

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

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故云衡秦之勢成也楚

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

索隱曰謂奔楚所攻之泗

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奔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齊北也

計猶且

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會楚

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

索隱曰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

之兵俱退而燕抄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

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

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

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

主困為天下僂突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

公又以敵聊之民趾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

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却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

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卒無二心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

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

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

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

下養百姓以資說士

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強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為銳

士意雖便不如依字

矯國更俗

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

功名可立

也二意亦指燕弃世東游於齊乎

索隱曰二音無言若必無還燕

意則指燕而東游於齊乎

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

索隱曰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

朱公也衛衛公子荆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爾

世世稱孤與齊

父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

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

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相公

中其鈞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

索隱曰遺弃也謂弃子糾

事小白也。正義曰：管仲傳子糾而束縛桎梏辱也。若曾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畏死。

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

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

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荆淮海代山燕齊之間罵

奴曰：臧罵婢則曰獲也。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

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

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

曰：按齊相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形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也。名高天下而光燭鄰

國，曹子為魯將。索隱曰：曹昧也。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

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列頸而死，則

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

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大會諸侯曹子以一劍

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擬也顏色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

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

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

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

棄忿惰之節正義曰忿敷粉反惰於綠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

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敵也願公擇一而

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

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
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
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
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
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

陰枚生之徒交上書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

乘字叔其子臯漢書並有傳蓋以街枚氏而得姓也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索隱曰言鄒陽上書自達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往彼勝等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

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

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

正義曰諸人以此罪死為

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

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

虹貫貝曰太子畏之

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禹之王禮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

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曰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曰為君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曰不徹曰吾事不成

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曰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

見虹貫曰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僇亦曰白虹貫曰是也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

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

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

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昴食

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索隱曰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曰太

白食昂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昂虛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

喻兩主豈不衰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

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索隱曰言左右之不明不欲斥主卒從史訊

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

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應劭曰卞

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

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索隱曰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此負

成王名悼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索隱曰佯

音陽謂詐為任司馬彪曰箕子名曰胥餘接輿碎世張晏曰楚賢人佯狂避世也○索隱曰安高士傳曰

楚人陸通字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接輿是也

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之聽為謬故後之而不用後

猶下也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

子胥鳩夷索隱曰韋昭云以皮作鷓鴣鳥形名曰鷓夷鷓夷皮搯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

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桓譚新論曰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索

隱曰服虔云人不相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

傾蓋者道行相遇軒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敬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

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

曰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入秦以示信也王奔者去齊之魏臨

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奔齊人也二魏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

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王奢者樊於期非夫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

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

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

天下而為燕尾生索隱曰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

信而死者案索言且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為燕之尾生也

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

呂氏春秋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

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良以馱馱漢書曰音義馱馱駮馬也生七日而起

其毋敬重穠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索隱曰字林云馬父羸子北狄之良馬也○正義曰良音寺馱馱音决

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

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拆肝相

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躡脚於宋卒相

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蔣林曰六國時人被范

睚眦折齒於魏卒為應侯索隱曰應侯傳作折

拉摧也音力谷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

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

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曰

河韋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服虔云徐衍負

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

朝以移王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

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

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骹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

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索隱曰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為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說並通

矸音公禪反矸者自淨兒也顧野王音岸禪音善如字讀協韻失之也埋蒼蒼云骹脛也字林音下諫反此二

人者豈借官於朝假譽於左石然後二主用之

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

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

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宋

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

子舟不知子舟是何人文穎曰子舟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飢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舟為是不知何如也夫以孔墨之辯

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

索隱曰國語云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云鑠消也衆口所

惡雖金亦為之消亡又風俗通云或說有美金於此衆人或

共誣訛言其不純金賣者欲其必售同積毀銷骨也索

取鍛燒以見其真是為衆口鑠金也

曰大顏云讒人積久諸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

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

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

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索隱曰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所見

也同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

也

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

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

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

其大臣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

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

心則國家安全也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

剗妊者觀其胎產也○索隱曰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

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剗剔孕婦則武王雖反

商政亦未必修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

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疆霸諸侯齊桓公用其

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何則慈仁懇勤誠加

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

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

謀禽勁兵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

去相而不悔索隱曰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已之罪也於陵子

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索

隱曰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鄉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

妻相與逃為人灌園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隨肝膽施德厚終與

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韋昭曰言因恩厚無不

使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蹠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蹠盜跖也○索

隱曰並見戰國策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

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

之湛没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

至曾孫○索隱曰湛音沉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

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

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

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桓輪困離詭張晏曰根桓

離詭委曲槃戾也○索隱曰孟康云蟠結之木也晉灼云槃栝木根也而為萬乘器者何

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索隱曰左右先加雕刻是為之容飾也故無

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

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

之術

索隱曰言蒙被堯舜之道也

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

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

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

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

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

負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索隱曰張晏云陶治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韋昭曰陶燒瓦之竈鈞

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

而不牽於卑

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

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

索隱曰通俗文

云其頭類匕故曰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

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

塗觀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

變手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

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

木作如槽也○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

應劭云阜歷也韋昭云阜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

阜也又郭璞云阜養馬之器也○正義曰類云不羈言才識

高遠不可羈係阜在早反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櫪曰

阜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

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索隱曰晉灼云列士

傳鮑焦怨世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

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
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也 臣聞成無飾入

朝者不以利汗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

縣名勝母漢書云里名勝母也○正義曰鹽鐵論皆云里名尸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也而曾

子不入索隱曰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

宿其說不同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正義曰朝歌今衛州

也縣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

位勢之貴故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杜預云回邪

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

耳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岌岌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

奏梁孝王茅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曾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魯曾連士

高才遠致

釋難解紛

辭祿肆志

齊將挫辯

燕軍沮氣

鄒子遇讒

見詆獄吏

慷慨獻說

時王所器

折

魯仲連鄒陽列傳

○史記卷之八十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卷之八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正義曰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

瑕受屈為卿因以為氏

為楚懷王左徒

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

博聞彊

志明於治亂嫺

史記音隱又音閑

於辭令入則與王圖

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

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

索隱曰屬屬音燭草藁

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

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

之

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鞞尚

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

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

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

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

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音索力反一立曰蕭

離騷序云離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

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

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正義曰上十感反下丁未

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正義曰竭忠盡

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

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誅而不亂正義曰誅若

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

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

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

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

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

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開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於濁穢正義曰蛻音統去皮也又

他卦反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

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皜踈靜之貌。索隱曰皜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溜又並如字推

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正義曰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汚垢在塵埃之

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

與楚從親

正義曰上足松反

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

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

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

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

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

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

丹陽斬首八萬

索隱曰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浙水之南皆為縣各在弘農所謂丹陽

浙是也。正義曰丹陽今歧江故城

虜楚將屈匄

索隱曰屈姓匄各音蓋

遂取楚

之漢中地

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正義曰梁州

懷王乃悉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

至鄧

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也

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

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

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

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

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

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

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頃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

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

其後諸侯

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昧也○正義

曰昧莫暮反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

欲行屈平曰秦虎兇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

索隱曰楚世家昭雅有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懷王稚子子蘭

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

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徐廣曰三以求割地懷

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

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曰以其弟子蘭

為令尹楚人既處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

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

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

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

無愚智賢不肖

索隱曰此已下大史公傷楚懷王之不能反國之論也

莫

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

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

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

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

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

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

食

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曰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

為我心惻

張璠曰可

為惻然傷道未行也○索隱曰張璠亦晉人注易也

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

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曰：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

其福也。王之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曰：言楚王不明，忠臣豈

是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

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遷於江南屈

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

槁。漁父見而問之。索隱曰：父音甫曰：子非三閭大夫歟？

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

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

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索隱

曰楚詞隨其流作滑其泥也

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醅

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

索隱曰楚詞懷瑾握瑜作深思高舉

也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

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

王逸曰已靜潔

受物之汶汶

者乎

王逸曰蒙垢蔽○索隱曰汶汶音門門汶汶猶昏暗不明也

寧赴常流而葬

乎江魚腹中耳

索隱曰常流猶長流也

又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之溫蠖乎

索隱曰蠖音烏廓反溫蠖猶昏憤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

乃作

懷沙之賦

索隱曰楚詞九懷曰懷沙礫以沉此其義也

其辭曰陶陶孟夏

兮草木莽莽

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索隱曰莽音姥○正義曰莫古反

傷懷

永哀兮汨徂南土

王逸曰汨行貌○索隱曰方言曰汨謂疾行也

眴兮窈窕

徐廣曰眇眩也。○索隱曰孔甚也。墨無聲也。○正義曰孔甚

之眇野其清淨歎無人聲。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

鞠也軫痛也愍病也。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刑

方以為園兮常度未替。王逸曰刑削度法替廢也信

法度尚未廢也。○索隱曰刑削方木欲以為圓其常

道變易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

改。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

楚詞職作志志余也。余如注所解。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王逸曰言

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

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王逸曰玄黑也矇盲者也。離

詩云矇矇奏公章明也。離

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

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瞽目也○正義曰睇田帝反眄

也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

索隱曰下音戶

鳳皇在

箴兮雞雉翔舞

徐廣曰箴一作郊駟案王逸曰箴籠落也○索隱曰箴音奴又音女加反籠落

謂藤蘿之相籠絡也楚詞雉作鷲○正義曰應瑞圖云黃帝問天老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鴻前而鱗後蛇頸而魚尾龍文

而龜身燕頤而鷄喙首戴德頸揭義皆負仁心入信翼同糅俟順履正尾擊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備舉

玉石兮一槩而相量

王逸曰忠使不異

夫黨人之鄙妬兮

羌不知吾所臧

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索隱曰按王師叔云羌楚人語辭言卿何為也○正

義曰羌音疆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

而身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志也

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

曰示語也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

態也。王逸曰：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桀也。庸斯賤之人也。

駿疑桀固是庸人之態也。文質踈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

一作奧駟案王逸曰：采文采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

龍襲義兮謹厚以為豐。王逸曰：重累也。龍襲及也。重華不可悟兮

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曰：悟逢也。楚詞：悟作遇。並吾故反。古固有不可

並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曰：楚詞作莫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

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疆，離潛而不

遷兮，願志之有象。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正義曰：北次將就。日

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娛樂也。大故

謂死亡也。索隱曰：楚詞含直發虞哀作舒憂娛哀，音虞娛者樂也。亂曰。索隱曰：王師叔云亂者理也，所以發

理辭指摠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

浩浩沅湘兮

索隱曰二水名地理志湘水出零陵海陽山北入江

沅即湘之後流也○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至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

江也 分流泪兮

王逸曰泪流也

脩路幽拂兮

索隱曰楚詞作幽蔽也

道遠

忽兮曾嗟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

心不可謂兮

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曰楚詞無曾嗟已下二十一字

懷情抱質兮

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

王逸曰程量也

有命兮各有所錯兮

王逸曰錯安也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

兮

索隱曰楚詞餘並作余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

王逸曰喟息也

世溷

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

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

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曰按類例也以為

忠臣不事亂君之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

羅也○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

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

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其善但

常年所遺並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出人五月五日作糉并

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汨羅之遺風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

景差徐廣曰或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差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裴鄒二家皆無

音是如字讀也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

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

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

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

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曰顏云秀美也應劭

云避光武諱改茂才也召置門下甚幸之受孝文皇帝初立聞

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吏失名故稱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

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

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

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

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

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

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
 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
 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
 法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曰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上也為官名悉
 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
 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
 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
 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曰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乃
 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
 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

為長沙王太傅

索隱曰諡為傅是吳芮之玄孫差龍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

荆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牀在也

賈生既辭往往行聞長沙卑

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

徐廣曰竹革反韋昭曰謫譴也○索隱曰字林

云適音丈厄反

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

辭曰共承嘉惠兮

張晏曰恭敬也

俟罪亦長沙側聞屈原

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索隱曰造音七到反遭

世罔極兮乃墮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

伏竄兮鷓鴣梟翔

索隱曰竄音七外反

關茸尊顯兮讒諛

得志

索隱曰關音夭臈反昔音而隴反應劭胡廣反關茸不才之人無六關翺翔之用而反尊貴字林云關茸

不肖之人也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索隱曰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倒植

賢不肖顛倒而易位也世謂伯夷令其子謂盜跖廉索隱曰漢書

隨夷伯夷跖盜跖莊躡也莫邪為頓号應劭曰莫邪

寶劍因以冠名讀曰許慎曰莫邪大戟也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

劍名也頓讀為鈍鈔刀為鈔徐廣曰思廉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鈔謂利索隱曰鈔者錫也鈔利也音

織言其暗或也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應劭曰嚶嚶不自得意贊曰生謂屈原也幹

棄周鼎兮而寶康瓠如淳曰幹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

斲斲轉也康空也索隱曰幹音烏活反騰駕罷牛兮驂

蹇驢正義罷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索隱曰戰國策

上太山中坂遷延負轆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者也章甫薦屨兮應劭曰章甫殷冠也漸

不可以劉向別錄曰因以自諭自恨也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外應

曰嗟咨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訊曰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竟亂辭也○索隱曰訊音信劉伯莊音

素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意周成解詁音碎也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

索隱曰漢書作壹鬱亦通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遶兮索隱曰夫固

自縮而遠去龍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龍衣重也或曰龍衣覆也猶言察

也○索隱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故云九淵之神龍也洑徐廣曰洑筆反深潛

臣自珍徐廣曰洑潛藏也彌融燭徐廣曰一云洑燭燭○正義曰領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

燭光也沒深藏以自彌遠明光以隱處也以隱處兮徐廣曰一本云彌燭燭以隱處也○索隱曰案徐所

注蓋三本擦不同也蘇林云洑音面應劭云洑皆也蠖瀨水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郭璞注爾雅云似鳧江東謂之

魚焉夫豈從螳與蛭蟻漢書螳字作蝦蟇也○索隱曰螳音蟻

蟻漢書作蝦言倮然絕於蠖瀨况從蝦與蛭蟻也所音引○正義曰言寧投水合神龍豈陸葬從蟻與蛭蚓

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

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正義曰使騏驥可得係縛羈絆則與犬羊無異責屈原不去濁

世以藏隱其文如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

音班或曰盤桓不去紛紛搆讒亦夫子之辜也索隱曰漢

書辜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瞽九州而相君兮

索隱曰瞽音且知反謂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

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索隱曰言鳳皇翔見人君

乎內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徐廣曰一云逝而

去之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彼尋常

之汗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豈能容吞舟

索隱曰汗黃也瀆小渠也

之魚橫江湖之鱣鱣

如淳曰大魚也瓚曰鱣魚無鱗口近腹下固將

制於螻蟻

索隱曰莊子云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

亦同案以喻小國暗主不容忠臣而為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正義曰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龍襲長沙王也傳為長沙靖王差之二年也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

南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高脚石床容

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

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

楚人命鴉曰服

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鴉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索

隱曰登展云似鵲而大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雄為鴉楚人謂之服吳錄云服黑色也鳴自呼其名

賈生

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

悼之乃為賦以自廣

索隱曰姚氏云廣猶寬也

其辭曰單闕

之歲兮

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闕文帝六年歲在丁卯○索隱曰李巡云單闕起也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

闕孫炎本作蟬焉蟬猶伸也○正義闕鳥昌反

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

予舍

徐廣曰施一作斜○索隱曰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

止于坐隅貌甚

間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

其度

索隱曰漢書作識說文云識驗言也此作策蓋識策之辭○正義曰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

曰

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

索隱曰于於也漢書作予服小顏云予加美之辭

吉乎告我凶言其菑

正義音火

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

徐廣曰數速也

服乃歎息舉首

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正義曰協韻音憶

萬物變化

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索隱曰幹音鳥活反幹轉

也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或曰蟬蔓相連也○索

隱曰韋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禪謂其相傳之也沕穆無窮兮胡可勝

言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間沕音蜜又音昧沕穆深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及言也○正義曰音勿禍兮

福所倚正義曰於福兮禍所伏索隱曰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翫案倚者立

也伏下身也以言禍福遞來猶如伏立也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城正義曰

相因吉凶不定彼吳疆大兮夫差臣敗越棲會稽兮句踐

霸王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韋昭曰斯李斯也傳說胥靡

兮徐廣曰腐刑也○索隱曰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子云傳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傳巖

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乃相武丁夫

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應劭曰福禍相為表裏如糾纏繩索相附會也瓚曰糾絞

也。繆索也。○索隱曰：韋昭云：繆，微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字林云：繆，三合繩也。音墨。糾音九。命不可說。

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鷓冠

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旱而呂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則去遠也。說文旱與悍同音以言水矢流

飛本以無礙為通利。今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勁疾而遠捍。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無常也。萬物回薄。

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

兮。漢書專字作鈞如溥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索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

播義同。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案上鄒陽傳注云：陶家各模下圓轉者為鈞。言其能制器

大小以此。塊軋無垠。應劭曰：其氣塊軋非有限齊也。塊音之於天。若央軋音若乙。○索隱曰：案無垠謂

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塊軋者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塊軋，氣味也。○正義曰：塊烏即反軋於黠反

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

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

索隱曰此

莊子文

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索隱曰既以陶冶喻造化故以陰陽為炭萬物

為銅也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

索隱曰莊子云人之生也氣聚之聚也聚則為生

散則為死

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索隱曰莊子云人者萬化而未始有極

然為人兮何足控搏

如淳曰控引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索隱曰搏音徒端反又本

作控揣揣音初委反又音丁果反揣者量也故晉灼云或然為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量度已年命之長短而愛惜

也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索隱曰謂死而形化為鬼是為異物也患協韻音環

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

索隱曰莊子云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也

大觀兮物無不可

索隱曰莊子物故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夫徇財兮列士殉名

應劭曰徇營也贖曰以身從物曰徇○索隱曰此語亦出莊子

者死權兮

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瓚曰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不悲也○索隱曰言好

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也尤甚也言勢不其用則夸毗者可悲也

品庶馮生

孟康曰馮貪也○索隱曰漢書作每生音謀在反服虔云每念生也鄒誕本亦作每言唯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持念

之意也然察方言每字合從手旁奇謀改反○正義曰馮音憑

怵迫之徒兮或趨西

東

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索隱曰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云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

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怵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利也怵音黜又怵

者誘也

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

索隱曰張機云德無不包靈府弘曠故名大人

拘士繫俗兮攬如囚拘

徐廣曰攬音華板反又音皖索隱曰說文云攬大木柵也

漢書作篔

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

索隱曰莊子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

後存諸人張機云軀盡於聖德美之極謂之至人

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

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
衆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合韻音憶 真人淡漠

兮獨與道息索隱曰莊子云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

新邪氣盡去反其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

身也○索隱曰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也自喪棄知而忘其

者心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寥廓忽

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徐廣曰坻

案張晏曰坻水中小州也○索隱曰漢書坻一作坎周易坎九二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 縱軀委命兮

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索隱曰莊子云

以死澹乎若深淵之靜汎乎若不繫之舟索隱曰

莊子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漢書音義曰如舟

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 德人無累兮知命

不憂

索隱曰德人謂上德之人心
中無物累是得道之士也

細故懋劑兮何足

以疑

韋昭曰懋音士介反○索隱曰劑音介漢書作介張
揖云懋介釅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懋介我心故於

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正
義曰懋刃邁反劑如邁反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

帝方受釐

徐廣曰祭祀福祿也駟案如淳曰漢唯祭
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信

坐宣

室

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曰三輔故事
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劭云釐祭人余肉也

上因感鬼神

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

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又不見賈生自以為

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

索隱曰梁懷王
各揖文帝子

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

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

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

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

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帝十一年無後

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

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

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與

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

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索隱曰荆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

自沈處北岸有廟也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

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
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徐廣曰一本作奠
然自失矣

索隱述贊曰

屈平行正

以事懷王

瑾瑜比潔

日月爭光

忠而見放

讒者益章

賦騷見志

懷沙自傷

百年之後

空悲弔湘

屈原賈生列傳

史記卷之八十四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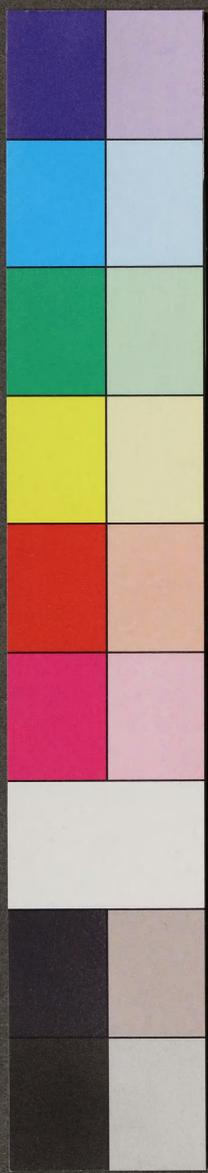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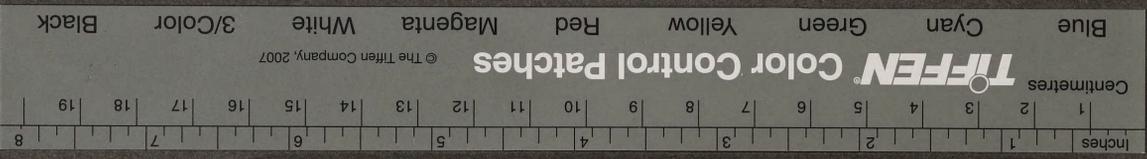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叟
記



浙 江 圖 書 館



浙江圖書館

